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九

彙方目錄 各篇證治有同用一方者方列於首 主治篇檢方者須先查目錄也

太陽篇方

甘草干薑湯　芍藥甘艸湯

小建中湯　炙甘艸湯

五苓散　文蛤散

柴胡桂枝湯　小柴胡湯（列少陽篇）

桃核承氣湯　抵當湯

抵當丸

陽明篇方

麻黃湯（列太陽篇）　桂枝湯（列太陽篇）

少陽篇方

小柴胡湯　小建中湯 列太陽篇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大柴胡湯

柴胡加芒硝湯

合病并病篇方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湯 列太陽篇

大承氣湯 列陽明篇

太陰篇方

少陰篇方

通脈四逆加膽汁湯　四逆加人參湯

吳茱萸湯（列厥陰篇）　四逆散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桃花湯　大承氣湯（列陽明篇）

抵當湯（列太陽篇）

厥陰篇方

茯苓甘草湯（列汗吐下後篇）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

結胸痞證篇方

大陷胸湯（有二方）

大柴胡湯（列少陽篇）

大陷胸丸

小陷胸湯

白散

半夏瀉心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甘艸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十棗湯

旋覆代赭石湯

差後復陰陽易病方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九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　楠編註
山陰　蕘子陳祖望
　　　允占錢　昌　校訂

太陽篇方

桂枝湯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艸二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歠稀熱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佳不可令大汗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小促役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

者乃服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
等物
余按論中每言當發其汗宜桂枝湯則是無汗者
可使其發汗也又曰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强
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則是有汗者又
可使其收汗也又曰桂枝本爲解肌若脉浮緊發
熱汗不出者不可與勿令誤也則是無汗者不但
不能使其發汗且恐誤用爲害也何其一方之功

用而各相悖有如是耶歷來解者雖明其所當然總未表出其所以然爲因義理精微有難言喻者也學者不知其所以然則當用而不敢用不當用而誤用或見有誤用之害者於是置之而不用遂將至妙至神之法永遠埋沒可不惜哉余姑畧言其所以然以質夫君子不知有當於理否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則是一

身之氣血輸布周流皆出於脾胃水穀之所生化者也夫藥之功用全在氣味辛甘化陽酸甘化陰必由脾胃生化上歸於肺達於周身故脾胃爲營衛之本營衛爲脾胃之標凡治營衛之病必從脾胃立法也此方薑桂之辛配甘棗之甘以化陽芍藥之酸配甘棗之甘以化陰陽走表而入衛陰走裏而入營陽勝則陰從陽陰勝則陽從陰陰主收攝陽主疏通以其薑桂之辛多芍藥之酸少則陽

勝於陰、陰從陽而疏通者也、假使陰陽均平、則疏通之力少、若陰勝於陽、則陽從陰而收攝矣、故論中每言當發其汗、宜桂枝湯者、用之以疏通營衛也、疏通之氣、由脾胃生發、則水穀之氣流行化汗、達於周身、其邪即隨汗解矣、故曰當發其汗、宜桂枝湯、若風爲陽邪、而傷衛、衛爲陽而受陽邪、故謂之衛強、營爲陰、陽強則陰從陽而疏泄、汗出、故謂之營弱、是陰陽偏傾、不相融會矣、故用之以疏通、

使營衛調和、則胃氣敷布表裏周行、其邪自去、邪去則熱退、而汗亦收矣、故曰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也、以其邪汗旣出、津液耗傷、反不足以化正汗、經曰、汗生於穀、故又啜粥以助正汗也、則是此方之功用、全在疏通營衛、而營衛在肌肉中、營衛受邪、則肌肉窒滯、故有身熱疼痛等證、營衛疏通、則肌肉融和、窒滯解散、所以言桂枝本爲解肌也、若脈浮緊者、營行脈中、陰邪凝斂之象、是寒傷營也、

邪必由衛而入、衛陽不固、鬱而發熱、腠理皆閉、而汗不出者、則非疏通營衛之法所能勝任、既不能開泄其邪、則火、徑反助其鬱熱、如將不勝賊、反被其害、故曰不可與。勿令誤也、經曰脾常着胃土之精也。法天地而生萬物。故上下至頭足、是言脾胃爲生化之本、其氣上至頭、下至足、徧行於周身者也、此方立法、從脾胃以達營衛、周行一身、融表裏、調陰陽、和氣血、通經脈、非攻伐、非補助、而能使窒

者通逆者順偏者平格者和是故無論內傷外感皆可取法以治之要在因宜裁制以陰陽表裏爲尺度若欲陽勝走表如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加桂湯之類也若欲陰勝走裏如桂枝加芍藥湯小建中湯之類也至於欲寒欲熱欲補欲瀉由此權衡變化而推廣之則全論諸方之法皆可一以貫之而治萬病之法亦不外乎此矣可不究心乎哉

麻黃湯

麻黃三兩 杏仁七十粒去皮尖 桂枝二兩

甘艸炙一兩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寒邪傷營必從衛入陰性凝斂故腠閉無汗表陽鬱而身熱其裏不熱故須辛溫通陽以解表寒麻黃辛散以開腠理為君但味薄輕虛止能達衛必

佐桂枝之辛甘色赤通營者祛邪外出此二味爲開泄營衛之主也衛氣出於肺胃營血生於心脾杏仁甘苦佐桂枝以通心陽佐麻黃以利肺氣加甘艸和脾胃以緩麻桂迅發之性使陽氣敷布於心脾肺胃之間以達周身經絡則三焦之水氣蒸騰以化汗其邪自隨汗解矣蓋三焦出水道使其下行則爲小便升散走表卽化爲汗不取胃中水穀之氣故不須啜粥也因此方純乎發表故先煮

麻黃、又用甘草以緩其性、使陽氣周徧、以取微似有汗、若發散迅速、大汗淋漓、陽氣不及周行而外奔、其邪反未能出也、故甘艸止用一兩、不同桂枝湯之甘艸重用、取其守中、爲調營衛之法、此爲治寒傷營之主方也、若多日不解、鬱熱漸深漸盛、卽不可執用此方、又如人有強弱、邪有重輕、而其脈證皆各不同、仲景各條詳細分辨、卽從此方裁制變化、隨宜立法者也、桂枝湯治風之陽邪、故佐芍

藥以和陰、麻黃湯治寒之陰邪、故用純陽之劑、以薑棗味厚而走中、并不用之、欲其專力發表也、大青龍之用薑棗者、恐石膏之寒、重凝中也、故比麻黃湯倍加麻黃、以助開腠之力、觀此三方之制、藥改不多、而分量之輕重、具有深義、從此體究、方知仲景立法之精、苟能師之、必有神效、

大青龍湯

麻黃六兩 去節　桂枝二兩　甘艸二兩 炙

杏仁四十粒去皮尖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石膏如雞子大打碎綿裹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汗若汗出多用溫粉撲之一服汗出者止後服

王晉三曰麻黃桂枝越婢互複成方辛熱之劑複以石膏變爲辛涼正如龍爲陽體而變其用爲陰雨也方義專主泄衛故不用芍藥欲其直達下焦

故倍加銖兩從衛分根本上泄邪庶表裏鬱熱之氣頃刻致和內經治遠用奇方大制故稱大青龍余按風寒互持營衛俱閉陽氣內鬱而煩躁原非傳裏之實熱故重用麻黃泄衛仍佐桂枝通營以發表爲主佐石膏以淸鬱熱然石膏之寒少實不敵薑桂之熱多特取其質重走裏不礙麻桂生薑之走表以解外寒又取其辛寒不使薑桂之助內熱使表裏各奏其功而不相妨此仲景用法之精

妙也其不用芍藥者、正欲桂枝通營以祛邪耳、由此觀之、仍是開達營衛之法、義與麻黃湯同也、因有鬱熱煩躁而加石膏、既加石膏、恐礙發表、故加麻黃、又恐礙裏、故加薑棗、用以互相節制、功與麻黃湯等、故義亦同、非專主泄衛也、若麻杏甘膏湯之不用桂枝、是專主泄衛、此方大棗佐桂枝、正是用以通營、故與麻黃湯無異也、晉三言欲其直達下焦者、非謂升散之藥能達下焦、以其開泄衛氣、

而衛氣起於下焦如上呼而下應故謂其從衛分根本泄邪然此方功用實非專主泄衛者也至越婢湯石膏多於麻黃其義自各不同要知仲景之方其精義尤在分兩之輕重豈可忽乎哉

小青龍湯

麻黃三兩 去節　桂枝一兩　芍藥三兩

干薑三兩　細辛三兩　五味子半升

甘艸三兩 炙　半夏半升 湯洗

右入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加減法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炮附子一枚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蕘花如雞子一枚熬令赤色

王晉三曰小青龍湯治太陽表裏俱寒方義迥異於大青龍之治裏熱蓋水寒上逆卽涉少陰腎虛

不得已而發表豈可不相綰照獨泄衛氣立劑孤陽之根乎。故於麻桂二湯內不但留芍藥之收拘其發散之猛再複干薑五味攝太陽之氣監制其逆細辛半夏辛滑幽香導劑藥深入少陰溫散水寒從陰出陽推測全方是不欲發汗之意原其神妙亦在乎陽劑而以斂陰爲用偶方小制故稱小青龍

余按腎爲寒水之臟而元陽實根於中是故陽旺

則水虧、陽虛則水盛、而水邪之本在腎也、其標又在脾肺二臟、何也、經言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是胃中水液、由少陽相火蒸騰而游溢上輸於脾、如脾弱不能輸布、則蓄於中而爲脹滿、若脾輸歸肺、而肺不能通調下輸、則壅於三焦、而小便不利、則爲身腫矣、若其水邪始發脾肺氣窒、必有或喘或嘔或欬等證、加外感風寒、則

有發熱惡寒頭痛等證故仲景主治之法以干薑甘艸半夏溫通脾胃之陽以行水化氣麻桂細辛通太陽少陰之陽以解風寒風寒夾水陰邪甚勝故須重用辛溫陽藥然陰無陽不生陽無陰不化故佐芍藥和陰使表裏之氣輸化更加五味收肅肺氣俾得通調水道則表裏之邪皆去矣若其現證不同各有所因故立加減之法以治之若渴者津液傷也故去半夏之辛滑加栝蔞根以滋之也

噎者、如呃逆之類、由陽虛水阻、腎氣不升、故去麻黃之散表、加熟附助腎陽、所謂治水之本也、小便不利少腹滿者、水阻下焦、故亦去麻黃、加茯苓化氣利水也、喘者、肺氣上逆、更不可用麻黃散之、加杏仁利肺以降氣也、微利者、下利少而頻、由水氣閉於肺、溢於大腸、故去麻黃之表散、如蕘花從肺以泄水氣、仍使出大腸而去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一兩六銖去 麻黃一兩去節 芍藥一兩

杏仁二十四粒去皮尖 甘草一兩炙 生薑一兩切

大棗四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此方雖名麻桂各半、而桂枝重於麻黃、意在以和為主、佐開腠泄邪、蓋桂枝湯本是調和營衛之法、因其感邪不重、為日已多、風寒互持、脈微正虛、不

能作汗發如瘧狀而熱多寒少則風勝於寒故以桂枝湯之調營衛治風邪爲主佐麻杏開腠以解寒與大青龍之兩解風寒者相類而不同彼因邪重表陽鬱而煩躁故重用發表佐以清裏此邪輕正虛故以小劑和而解之也

桂枝二越脾一湯

桂枝十八銖　芍藥十八銖　甘艸十八銖

生薑一兩二銖切　大棗四枚擘　麻黃十八銖去節

石膏二十四銖打碎綿裹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此方卽前各半湯去杏仁加石膏也惟彼桂枝重於麻黃此麻桂並用而重加石膏則發表之力不及於彼矣彼因如瘧而熱多寒少者邪閉營衛故以和營衛而開泄表邪此言脈弱無陽者謂無陽津以化汗也津少無汗則陽邪勝而熱多寒少故

重加石膏合甘若大棗則甘寒微酸化陰以滋胃液配生薑麻桂通表裏之陽則液化生津津生而汗出則熱退陽通而氣行則寒去其邪亦解矣若論大意用桂枝二分調和營衛越脾一分化氣生津故與各半之辛溫解表者不同蓋經言脾主爲胃行津液者也故欲生化津液當以甘寒合辛溫即能發越脾氣因取其義以名湯若論藥品與大青龍大同而功用則又大異彼石膏與麻桂分解

表裏之邪此石膏與麻桂合化以生津液其妙理卽在分兩輕重之間從此體究可悟仲景之法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一兩十七銖　芍藥一兩六銖　甘艸一兩二銖炙

麻黃十六銖去節　杏仁十六粒去皮尖　生薑一兩六銖切

大棗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凡風寒、互持、則營衛俱閉、其初感而邪重者大青龍湯證也、若或邪輕、日久不解、而變如瘧狀、由營衛不相貫通故也、其但多熱而因津少陽邪勝者、則用桂枝越脾法、如瘧狀者、必兩通營衛、用各半湯此由初治不善、餘邪發如瘧狀、不比彼之日久邪閉、雖用兩通營衛、而以桂枝二分、麻黃一分、故又與各半湯大同小異也、自大青龍至此四方、皆治風寒互持、而辨別有如此之不同、以見仲景用

法之精細爲何如哉

甘艸干薑湯

甘艸四兩炙　干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甘艸干薑湯桂枝甘艸湯同爲辛甘化陽而有分頭異治之道桂枝走表治太陽表虛干薑守中治少陰裏虛病雖在太陽而見少陰裏虛證當溫中土制水寒以復其陽至於二方分兩亦

各有別、彼用桂枝四兩、甘艸二兩、是辛勝於甘、此用甘艸四兩、干薑二兩、爲甘勝於辛、辛勝則能走表護陽、甘勝則能守中復陽、分兩之間、其義精切如此、

余按仲景用此方治腎虛厥逆、故晉三言少陰裏虛、當溫中土制水寒、以復其陽、柯韻伯因見此方溫助脾胃、遂誤認爲陽明傷寒、錯解仲景之旨、是不及王晉三見到也、余於證治條下已詳辨之、夫

腎病而用脾胃之藥、所謂隔二隔三之治、理本精微、故非粗心者所能解、蓋因風寒初由太陽而入少陰、原可以用薑附、乃誤從表治升散、使邪反由內上逆而犯脾胃、嘔吐煩躁、氣逆而厥、故不能再用溫腎、而溫中土、以制腎臟水寒之邪、中宮和、則陽氣周行、其厥愈也、

芍藥甘艸湯

芍藥四兩　甘艸四兩炙

末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前方辛甘化陽此方酸甘化陰皆是脾胃之藥前方甘多於辛辛從甘而守中助陽此方酸甘並用故專入營和陰厥逆旣回陽氣已達故和營血其足攣卽伸也相傳芍藥有赤白不同若以養陰宜用白芍如達邪當用赤芍觀論中心煩心悸腹痛仲景皆用芍藥蓋營血生於心脾營不和則有心悸心煩腹痛等證故皆用芍藥以和營或應通應

補應溫應涼則隨宜而加佐使法皆具於諸方用當體會也

小建中湯

芍藥六兩　甘艸三兩炙　桂枝三兩

生薑二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先煮五味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銷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即桂枝湯減薑之辛溫加重芍藥配甘艸飴糖

酸甘化陰。主於補營。營爲陰。而起於中焦。故名小建中。取易象陰小陽大之義也。因其營虛。邪欲內侵而心悸且煩。故以助營爲主。佐桂枝生薑。通陽以祛邪出外。爲中虛感邪治法之軌則也

王晉三曰。桂枝湯。是芍藥佐桂枝。今建中湯。是桂枝佐芍藥。義偏重於酸甘。專和血脈之陰。芍藥甘艸。有戊巳相須之妙。膠飴爲稼穡之甘。桂枝爲陽木。有甲巳化土之義。使以薑棗助脾。與胃行津液

者血脈中之柔陽皆出於胃也

炙甘艸湯 一名復脈湯

甘艸四兩炙 桂枝三兩 人參二兩

麻子仁半升 生地一觔 阿膠二兩

麥門冬半升去心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

滓內膠烊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炙甘艸湯仲景治心悸王燾治肺痿孫

思邈治虛勞三者皆是津涸燥淫之病至眞要大論云燥淫於內金氣不足治以甘辛也第藥味不從心肺而主乎肝脾者是陽從脾以致津陰從肝以致液各從心肺之母以補之也人參麻仁之甘以潤脾津生地阿膠之鹹苦以滋肝液重用地冬濁味恐其不能上升故君以炙甘艸之氣厚桂枝之輕揚載引地冬上承肺燥佐以清酒芳香入血引領地冬歸心復脈仍使以薑棗和營衞則津液

悉上供於心肺矣、喻嘉言曰、仲景方每多通利於
此處、特開門戶、重用生地、再借用麥冬手經藥者、
麥冬與地黃人參、氣味相合、而脾胃與心經亦受
氣相交、脈絡之病、取重心經、故又名復脈

五苓散

茯苓去皮十八銖 猪苓去皮十八銖 澤瀉一兩六銖

白朮十八銖 桂去皮五錢

右五味、為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服暖

水汗出愈、

余按此方在傷寒門、爲兼治太陽經腑之病、應用桂枝故論曰、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可知當用桂枝以行表、故又言汗出愈、不然二苓澤瀉、下泄之力勝焉、能使其行表出汗乎、若無表證、宜用肉桂、則其化氣行水之功更勝也、蓋是方無論用桂用枝、皆爲宣化三焦之法、卻非太陽之主方、何也、以三焦司一身表裏升降之氣、內自

脾胃外、外達肌膚、必由三焦轉輸、故三焦氣和、則內外通利、二便自調、然其升降之機、又在脾之健運、故此方用朮健脾、以桂通陽、陽氣運化、水道流行、乃以二苓澤瀉、導入膀胱而泄、所以經言三焦者、水道出焉、屬膀胱、而膀胱為三焦之下游也、又曰氣化則能出矣、謂三焦之氣宣化、而膀胱之水方能出也、故仲景又用此方治霍亂、霍亂脾胃病也、因三焦氣阻、不得升降、而致吐利交作、則其非太

陽主方理可見矣若治霍亂當用肉桂爲宜

王晉三曰猪苓澤瀉相須藉澤瀉之鹹以潤下茯苓白术相須藉白术之燥以升精脾精升則濕熱散而小便利欲利小便又難越膀胱一腑故以桂熱因熱用內通陽道使太陽裏水引而竭之當知是方專治留著之水滲於肌肉而爲腫滿者若水腫與足太陰無涉者又非對證之方

余按水腫之證多種不同義詳內經然其因涉於

足太陰脾者爲多、蓋水之泛濫、多由土弱失制之故也、則五苓散、又可爲治水病之標準、

文蛤散

文蛤　五兩

右一味爲散、以沸湯和一錢匕服、湯用五合、

王晉三曰、蛤稟天一之剛氣而生、故能獨用建功、味鹹性燥、鹹寒足以勝熱、寒燥足以滲濕、大陷胸湯治太陽內水結於胸膈、此治水寒之氣外鬱於

表陽縮於內而成結胸、只須滲泄水氣、功斯畢矣、取用紫斑紋者、得陰陽之氣、若黯色無紋者、餌之令人狂走赴水、

余按大陷胸湯峻猛、攻瀉有形之邪、文蛤散治水氣外閉皮毛、陽鬱內擾而煩者、取其鹹涼清鬱熱、而不能達表泄水氣也、故論又曰、若不差者、與五苓散、謂其水氣外閉、服文蛤散不能差者、當與五苓散、化三焦之氣、以兩解表裏之邪、蓋不先用文

蛤恐五苓之辛溫助熱若不繼用五苓恐外閉之太氣終不能解故仲景特設兩法也

柴胡桂枝湯

柴胡四兩　黄芩一兩五錢　人參一兩五錢

半夏二合半洗　甘艸二兩炙　桂枝一兩五錢

芍藥一兩五錢　生薑一兩五錢切　大棗六枚擘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此小柴胡與桂枝湯合爲一方也桂枝湯疎通營

衛爲太陽主方小柴胡和解表裏爲少陽主方因其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之太陽證未罷而微嘔心下支結之少陽證已現故卽以柴胡爲君使少陽之邪開達得以仍從太陽而解也少陽證必嘔而心下支結逼近胃口故小柴胡用人參薑半通胃陽以助氣防其邪之入腑也然則雖曰和解亦爲開達驅邪之法故可仍從汗解世俗反畏人參之補而去之乃失其功用而中虛之人邪不能外

出必至內陷而致危是皆不明表裏證治故也凡表裏相兼之證最多而有陰陽虛實之異仲景諸法備具苟能悟其義理卽可隨宜而施自能取效

桃核承氣湯

桃仁五十個去皮尖　桂枝二兩　大黃四兩去皮

芒硝二兩　甘艸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

此即調胃承氣湯加桂枝桃仁、引入血脈、以破瘀結也、硝黃桃仁、鹹苦下降、佐桂枝甘艸辛溫甘緩載之、使徐行入於血脈、導瘀血熱邪由腸腑而去、故桂枝非爲解太陽之餘邪也、所以論言其外不解者、未可攻、外解已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而不以桂枝名湯、見得太陽表邪已解、直從陽明主治、藉桂枝引入膀胱血脈、以破瘀結也、更以大黃倍於桂枝、則桂枝不得不從大黃下行、而不能升散

走表大黃得桂枝之辛甘而不直下庶使隨入血脈以攻邪也蓋胃爲臟腑之海故各臟腑之邪皆能歸胃則各臟腑之病皆可從胃主治但佐導引之藥如此方之用桂枝者自可取效也諸家多謂桂枝以解太陽餘邪恐非其義若使桂枝走表則調胃承氣焉能入膀胱破瘀結而仲景亦不言外解已乃可攻之也

抵當湯

水蛭三十個熬　蝱蟲三十個去翅足熬　桃仁三十個去皮尖

大黃三兩去皮酒浸

右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王晉三曰蓄血者死陰之屬真氣運行而不入者也故艸木不能獨治其邪必以靈動嗜血之蟲為之向導飛者走陽絡潛者走陰絡引領桃仁攻血大黃下熱破無情之血結誠為至當不易之方毋

懼乎藥之險也、

余按經言、陽絡傷。則血外溢。陰絡傷。則血內溢。外溢則吐衄。內溢則便血。蓋陰陽手足十二經交接、皆由絡貫通、接連細絡、分布周身、而血隨氣行、必由經絡流注、表裏循環、是故絡傷、則血不能循行、隨陰陽之部而溢出、其傷處即瘀阻、阻久而蓄積、無陽氣以化之、乃成死血矣、故仲景用飛走蟲藥、引桃仁專攻絡結之血、大黃本入血分、再用酒浸、

使其氣浮、隨蟲藥循行表裏、以導死血歸腸腑而出、豈非爲至妙至當之法哉、由是類推失血諸證、要必以化瘀調經絡爲主矣、余每見有初治即用呆補之法、使瘀結絡閉、不能開通、終至於死、良可慨也、

抵當丸

水蛭二十個熬　虻蟲二十個去翅熬　桃仁二十五粒去皮尖

大黃三兩去皮

右四味杵粉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晬時者周十二時也丸者緩也藥力已緩故大黃不用酒製矣且其少腹滿而病在下也

王晉三曰血蓄少腹之滿者亦必以水蛭蝱蟲攻之乃爲至當總非桃仁承氣等足以動其血故仲景云不可餘藥但於方中減其蟲數易以丸制而少服之攻得輕重之宜矣

陽明篇方

白虎加人參湯

石膏一觔碎綿裹　知母六兩　甘艸二兩炙

粳米六合　人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陽明熱病化燥、用白虎加人參者何也、石膏辛寒、僅能散表熱、知母甘苦、僅能降裏熱、甘

艸粳米、僅能載藥留中、若胃經熱久傷氣、氣虛不能生津者、必須以參養正回津、而後白虎湯乃能清化除燥、

余按傷寒之邪、傳入陽明、即化爲熱、但必不惡寒而反惡熱者、方可用涼瀉之法、要必分辨經腑而治、若腹滿實痛爲腑病、當用承氣爲主、如無腑證、而但口渴自汗爲經病、則用白虎爲主、汗多則傷津、凡津傷而渴者、仲景每加白朮助脾、益以脾主

爲胃行津液故也此因石膏質重猶恐甘草粳米不足以承載故加參以升脾氣實與用朮之義相同更可見仲景因宜變制之妙由是類推以治雜證皆然非獨傷寒而已

猪苓湯

猪苓一兩去皮　茯苓一兩去皮　阿膠一兩

滑石一兩　澤瀉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

烊消盡溫服七合日三服

王晉三曰猪苓湯與五苓之用其義天淵五苓散治太陽經邪犯本以利水監以實脾守陽是通而固者也猪苓湯治陽明少陰熱結以利水複以滑竅育陰是通而利者也蓋熱邪壅閉刼陰取滑石滑利三焦泄熱救陰淡滲之劑唯恐重傷其陰取阿膠即從利水中育陰是滋養無形以行有形也

余按滑利泄水之品必耗胃中津液此方止阿膠

育肝腎之陰、而滋潤下行、不能升陽以生津、故仲景曰、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由是觀之、五苓散之泄水而用白朮助脾、正恐耗胃中之津液也、

白虎湯

卽前白虎人參湯去人參也、分兩煎法服法皆同前方、

王晉三曰、白虎湯治陽明經表裏俱熱、與調胃承

氣湯爲對峙、調胃承氣、導陽明腑中熱邪、白虎泄陽明經中熱邪、石膏泄陽、知母滋陰、粳米緩陽明之陽、甘艸緩陽明之陰、因石膏性重、知母性滑、恐其疾趨於下、另設煎法、以米熟湯成、俾辛寒重滑之性、得粳米甘艸載之、逗留陽明、成清化之功、名曰白虎者、虎爲金獸、以明石膏知母之辛爽肅清肺金、則陽明之熱自解、實則瀉子之理也、

黃連湯

黃連三兩　桂枝二兩　甘艸炙三兩

干薑三兩　人參二兩　半夏洗半升

大棗擘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夜二服

王晉三曰黃連湯和劑也即柴胡湯變法以桂枝

易柴胡以黃連易黃芩以干薑易生薑胸中實欲

嘔吐腹中痛者全因胃中有邪氣阻遏升降之機

故用人參大棗干薑、半夏專和胃氣使飲入胃中、聽胃氣之上下敷布、交通陰陽再用桂枝宣發太陽之氣、載引黃連從上焦陽分瀉熱、不使其深入太陰有礙虛寒腹痛、

余按小柴胡黃連湯、雖同爲和劑、而柴胡湯專主少陽黃連湯專主陽明、若少陽證之喜嘔者、因木鬱土中胃氣不順故、以柴胡升少陽之氣以黃芩半夏降胃逆也黃連湯、治胃中邪阻嘔吐病在中

焦陰陽格拒而營氣起於中焦故佐桂枝通營君黃連之苦寒干薑之辛熱通陰陽分清濁然後人參大棗甘艸半夏得以助正氣而調和之因其胸熱腹痛皆由中焦陰陽格拒使然故為陽明主方

大承氣湯

大黃四兩去皮酒洗　厚樸八兩去皮炙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兩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

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溫服一升日再服得下餘勿服

王晉三曰芒硝入腎破泄陰氣用以承氣者何也當知奪陰者芒硝而通陰者亦芒硝蓋陽明燥結日久至於潮熱其腎中眞水爲陽明熱邪吸引告竭甚急矣若徒用大黃厚樸枳實制勝之法以攻陽明安能使下焦燥結急去以存陰氣故用假途滅虢之策借芒硝直入下焦軟堅潤燥而後大黃

樸實、得破陽明之實、破中焦、竟犯下焦、故稱之曰大、因經言下不以耦、所以大黃芒硝、再分兩次內煎、乃是耦方而用奇法、以殺其勢、展轉回顧有如此也、

小承氣湯

大黃四兩去皮　厚樸二兩炙　枳實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王晉三曰、承氣者、以下承上也、取法乎地、蓋地以受制為資生之道、故胃以酸苦為涌泄之機、若陽明腑實燥屎不行、地道失矣、乃用制法以去其實、大黃制厚樸、苦勝辛也、厚樸制枳實、辛勝酸也、酸以勝胃氣之實、苦以化小腸之糟粕、辛以開大腸之秘結、燥屎去、地道通、陰氣承、故曰承氣、獨治胃實、故曰小、

調胃承氣湯

大黃四兩清酒浸　甘艸二兩炙　芒硝半升

右三味、以水三升、先煮二味、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令沸、少少溫服之、

王晉三曰、調胃承氣者、以甘艸緩大黃芒硝、留中泄熱、故曰調胃、非惡硝黃傷胃而用甘艸也、泄熱胃中無形結熱、而陰氣亦得上承、故亦曰承氣、其義亦用制勝、甘艸制芒硝、甘勝鹹也、芒硝制大黃、鹹勝苦也、去枳實厚樸者、熱邪結胃劫津、恐辛燥

重刼胃津也、

余按萬物土中生、萬物盡歸土、故脾胃以生化轉輸爲用、而實由水火之升降也、水火爲陰陽之質、陰陽爲水火之氣、腎爲水臟、而火根於中、開竅於二便、故二便之開闔、腎所司也、開闔不調、則使輸化失度、輸化失度、亦使開闔不調、既互相爲因、亦互相爲病、故曰腎者、胃之關也、邪入胃腑、土不輸化、若陰寒、則土濫、而關開下利、若陽熱、則土燥而

關閟秘結故土濫用眞武等法眞武者鎮水寒以崇土則陽氣上升而下利自止也然有熱邪而下利者又非土濫之謂更有虛寒而燥秘者仲景名爲陰結尤當詳辨如其實熱土燥者用三承氣湯承氣者破陽結以泄濁則陰氣上承而大便自通也若止中焦壅閉則用小承氣大黃生用欲其速下也若連下燥急難開通不特用芒硝潤下而大黃用酒洗欲其緩攻也若調胃承氣不獨佐甘草

之守中而大黃用酒浸更欲其緩行以泄中焦無形之熱非破有形之結者故曰調胃葢以酒性升浮故也若夫心爲火臓而水根於中故心火靜則天一之水自生也其瀉心湯五方用大黃者有二導離火以交坎也以瀉心爲主故皆用黃連承氣湯承陰氣以和陽也以通胃爲主故皆用大黃各取其義以名湯本乎陰陽水火生化之理也

麻仁丸　一名脾約丸

麻子仁二升 杏仁一觔去皮尖 白芍八兩

大黃一觔去皮 厚樸一尺炙去皮 枳實八兩

右六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二服、漸加、以利為度、

王晉三曰、下法不曰承氣、而曰麻仁者、明指脾約為脾土過燥、胃液日亡、故以麻杏潤脾燥、白芍安脾陰、而後以枳樸大黃承氣法勝之、則下不亡陰、而法中用丸漸加者、脾燥宜用丸法、以遂脾欲、非

比胃實當急下也、

余按腑之傳化、實由臟氣鼓運、是故饑則氣餒傷胃、飽則氣滯傷脾、胃受邪氣、脾反受其約制、不得爲胃行其津液而致燥、燥則燭結不行、無力輸化、旣非大實滿痛、故以酸甘化陰、潤燥爲主、佐以破結導滯、而用緩法治之、但取中焦得以輸化、不取下焦陰氣上承、故又名脾約丸、

蜜煎導法

蜜七合

右一味置銅器中微火煎如飴勿令焦俟可丸捻作挺如指許長二寸當熱作令頭銳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王晉三曰蜜煎外導者胃無實邪津液枯涸氣道結澀燥屎不下乃用蜜煎導之雖曰外潤魄門實導引大腸之氣下行也故曰土瓜根亦可為導

豬膽導法

大猪膽 一枚

右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食頃、當大便出、王晉三曰、猪膽導者、熱結於下、腸滿胃虛、承氣等湯、恐重傷胃氣、乃用猪膽之苦寒、苦酒之酸收、引上入腸中、非但導去有形之垢、并能滌無形之熱、

少陽篇方

小柴胡湯

柴胡八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大棗十二枚擘　甘艸三兩　半夏八兩洗

生薑三兩切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柴胡湯不從表裏立方者仲景曰少陽

病、汗之、則譫語、吐下、則悸而驚、故不治表裏、而以升降法和之、蓋遵經、言少陽行身之側、左升主乎肝、右降主乎肺、柴胡升足少陽淸氣、黃芩降手太陰熱邪、招其所勝之氣也、柴芩解足少陽之邪、卽用參甘實足太陰之氣、截其所不勝之處也、仍用薑棗和營衛者、助半夏和胃而通陰陽、俾陰陽無爭、則寒熱自解、經曰、交陰陽者、必和其中也、去滓再煎者、恐剛柔不相濟、有礙於和也、七味主治在

中不及下焦故稱之曰小

余按仲景分六經病證各有主治之方如桂枝湯小柴胡同爲和劑而桂枝專和營衛爲太陽主方柴胡專和表裏爲少陽主方以其各有部位淺深不同也後世方書混稱柴胡可以通治外感之邪以致相習成風大悖仲景之道殺人於冥冥中艮可慨也夫所謂專主者要順經氣流行升降之序也若雜亂用之則反逆其氣必增其病矣姑就三

陽經而論內經曰、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開者、其氣升散也、闔者、其氣收降也、樞者、其氣轉旋也、是故麻黃湯、專於升散、桂枝湯、和而兼散、皆爲太陽之主方、以後青龍各方、皆由麻桂兩方所變化者也、小柴胡湯、升淸降濁、通調經腑、是和其表裏、以轉樞機、故爲少陽之主方、陽明爲闔、白虎承氣、皆收降其氣之法、故爲陽明之主方、若陽明初感、仲景欲使邪從表出者、或用柴胡湯轉其樞、

或用麻黃湯開泄之此又隨宜權變之法由是觀之安可不詳細分辨而混用以致害哉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四兩　大黃二兩切加　人參一兩五錢

半夏二合洗　生薑一兩五錢切　大棗六枚擘

龍骨一兩五錢　牡蠣一兩五錢熬　桂枝一兩五錢

鉛丹一兩五錢　黃芩一兩五錢　茯苓一兩五錢

右十二味以水八升先煮十一味取四升內大黃

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此方爲救逆而設逆者因誤治而臟腑經絡之氣皆逆亂也故主治之法從少陽轉其機樞而以柴胡名湯也夫陽能率陰而陰從乎陽者也是故少陽樞轉則陰陽之氣通和而逆者順氣順則邪亦解矣仲景立法綱要皆本陰陽升降之理雖各方之變化多端學者總當識其綱要方可師其法而用之則無不效

王晉三曰、足經方治手經病者、參苓龍牡鉛丹入足經而可轉行於手經者也、手少陰煩驚、從足太少陽而來、故仍從柴桂立方、邪來錯雜不一、藥亦錯雜不一、以治之、柴胡引陽藥升陽、大黃領陰藥就陰、人參炙艸助陽明之神明、卽所以益心虛也、茯苓半夏生薑啟少陽三焦之樞機、卽所以通心機也、龍骨牡蠣入陰攝神、鎮東方甲木之魂、卽所以鎮心驚也、龍牡頑鈍之質、佐桂枝卽靈、邪入煩

驚痰氣固結於陰分用鉛丹即墜至於心經浮越之邪借少陽樞轉出於太陽即從兹收安內攘外之功矣

余按大黃僅煎一二沸止取其氣隨薑桂人參行陽之藥以泄浮越之邪熱不取其味以走腑也

大柴胡湯

柴胡八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生薑五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芍藥三兩

枳實四枚 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黃二兩去皮酒洗若不加大黃恐不爲大柴胡湯也

此仲景言古方有二採其有大黃者用之申明所以稱大柴胡也

王晉三曰大柴胡湯下也前章言少陽證不可下而此復出下法者以熱邪從少陽而來結於陽明

而少陽未罷不得不借柴胡湯以下陽明無形之熱故於本方去人參甘草實脾之藥倍加生薑佐柴胡解表加赤芍破裏結則枳實大黃下之不礙表邪矣柴胡治中大黃導下二焦並治故稱大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二兩十六銖　黃芩一兩　人參一兩
甘草炙一兩　生薑切一兩　半夏五枚
大棗擘四枚　芒硝二兩

右以水四升、先煮七味、取二升、去滓、內芒硝一二沸、分二服、以解爲差、若不差、更作服、

按此方、以小柴胡三分之一、而重加芒硝者、因其少陽之證、誤用丸藥下之、餘熱留於陽明、而發潮熱、故仍用小柴胡和少陽、而加芒硝鹹寒潤下、以清陽明之熱、不取苦重之藥峻攻也、張錫駒言、應以大柴胡加芒硝、然下焦燥結、方可用枳實大黃、加芒硝、今仲景申言、此本柴胡證、又曰、今反利者、

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則是本係誤下傷中已經下利並非燥結實邪豈可更用枳實大黃以傷中乎可知必無用大柴胡之理矣其用芒硝者取其鹹寒而不峻利以清陽明無形之熱非爲攻瀉而設也用者審之

合病并病篇方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四兩　桂枝二兩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

王晉三曰、桂枝加葛根湯、治邪從太陽纔及陽明、

即於方中加葛根先於其所徃以伐陽明之邪因太陽未罷故仍用桂枝湯以截其後但於桂枝芍藥各減一兩既不使葛根留滯太陽又可使桂枝芍藥並入陽明以監其發汗太過其宣陽益陰之功可謂周到者矣

葛根湯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三兩

白芍二兩　甘艸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王晉三曰葛根湯即桂枝加麻黃倍葛根以去營實小變麻桂之法也獨是葛根麻黃治營衛實芍藥桂枝治營衛虛方中虛實互複者其微妙在法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後內諸藥則是發營衛之

汗爲先、而固表收陰、襲於後、不使熱邪傳入陽明也、故仲景治太陽病未入陽明者、用以驅邪斷入陽明之路、若陽明正病中、未嘗有葛根之方、東垣易老、謂葛根是陽明經主藥、誤矣、

余按陽明爲闔、其氣收降、故白虎承氣、爲陽明主治之方也、以易老東垣爲誤者、本是柯韻伯之言、然葛根專入陽明、辛能散風、甘能益胃、涼能清熱、故能生胃中津液、彼言陽明主藥、非言主方、亦非

誤也、故仲景云、太陽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蓋由風熱入陽明、風性疎泄、胃中水液下注而利可必也、故以葛根爲君、以葛根名湯、以解風熱、豈非爲陽明之主藥乎、特佐麻桂、并解太陽之邪耳、至於陽明正病中、未有葛根之方、柯氏因以東垣列葛根於陽明爲誤、殊不知風寒初感、未曾化熱、仲景仍用麻黃桂枝湯、從營衛開泄者、以陽明主肉、營衛在肌肉中、故開泄營衛、即以解陽

明之邪、因葛根性凉、止能散風熱、不能袪風寒、故不用也、若邪化熱、卽用白虎承氣正治之法、所以陽明正病中、無葛根湯方、若葛根止入陽明、不能治太陽少陽病、故東垣列於陽明、非誤也、然麻黃輕浮走衛、葛根走肌肉、不能開腠通營、王晉三言麻黃葛根治營衛實者、亦未確當、其先煎麻葛者、殺其輕浮升散之性、使與諸藥融和、以入肌肉營衛而疏通之、則邪自可外解矣、豈有一方而發汗

固表互用以自相悖之理所云虛實互複者得毋
穿鑿以眩惑後學哉

葛根加半夏湯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
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王晉三曰、葛根湯升劑也、半夏辛滑、芍藥收陰降藥也、太陽陽明兩經皆病、開闔失機、故以升降法治之、麻葛薑桂、其性皆升、惟其升極即有降、理寓於中、又有芍藥甘艸奠安中焦、加半夏以通陰陽而氣遂下、嘔亦自止、是先升後降之制也

余按風邪勝而疎泄、必自下利、用葛根湯升散陽明風邪、其利自止、若寒邪勝則濁壅而嘔逆、故加半夏、同生薑之辛溫滑利、以散逆降濁、則嘔亦止

太陰篇方

桂枝加芍藥湯

芍藥六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桂枝加芍藥湯、用陰和陽法也、其妙卽以太陽之方、求治太陰之病、腹滿時痛、陰道虛也、將芍藥一味倍加三兩、佐以甘草、酸甘化陰、恰合

太陰之主藥、且加芍藥、又能監桂枝深入陰分、升舉其陽、辟太陽陷入太陰之邪、復有薑棗爲之調和、則太陽之陽邪、不留滯於太陰矣、

余按脾爲營之源、胃爲衛之本、太陽之邪、本在營衛、而誤下之、邪卽乘虛內陷、或成結胸痞證者、其邪重而元氣亦强也、此邪輕而氣弱、故陷於太陰、而腹滿時痛、若其邪重、必致下利厥逆、又當用薑附、非桂枝加芍藥所能治矣、

桂枝加大黃湯

桂枝三兩　芍藥六兩　甘艸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太棗十二枚擘　大黃二兩去皮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大黃入於桂枝湯中、欲其破脾實而不傷陰也、大黃非治太陰之藥、脾實腹痛、是腸中燥屎不去、顯然太陰轉入陽明、而陽道實、故以薑桂入太陰、升陽邪殺、太陰結滯、則大黃入脾、反有理

陰之功、即調胃承氣之義、燥屎去而陽明之內道通、則太陰之經氣、出注運行而腹痛減、是雙解法也、如下文云其人胃氣弱者、大黃芍藥宜減之、豈非太陰屬陽明之論治乎、

余按脾胃互相為用者也、是故脾氣強、則太陰之邪轉出陽明、脾氣弱、則陽明之邪陷入太陰、審其邪之進退、而陰陽虛實之端可見、若由腸胃留積不行、則脾氣不舒、阻滯腹痛、如其脾弱不運、則胃

氣下溜易於泄瀉前方雖加重芍藥而辛甘味多是專助脾之法此方加大黃一味是於扶脾之中兼通腸胃腸胃通則脾氣愈健矣其言胃氣弱者陽不固也陽不固則易於下利故雖應用酸苦陰藥者亦宜減之可謂防護周密矣

少陰篇方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二兩去節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少陰得太陽之熱而病者用麻黃發太陽之表汗細辛散少陰之浮熱相須爲用欲其引麻黃入於少陰以出太陽陷入之邪尤藉熱附合

表裏以溫經外護太陽之剛氣內固少陰之腎根則津液內守而微陽不致外亡此從裏達表由陰出陽之劑也

余按仲景用麻黄先煮一二沸去上沫者取其發表迅速也先者減水二升者殺其輕揚之性欲其徐緩與諸藥和合同行也此方細辛附子皆少陰裏藥欲使麻黄和合由裏袪邪出表故麻黄先煮減水二升與前之葛根湯先煮麻葛同一義也

王晉三言先煮爲先發汗後煮爲後固表夫開泄腠理方能發汗固表則汗不能出矣藥之氣味和合爲一一行則同行止則同止豈有先能發汗後能固表之理而一方中既欲其發又欲其止則自相牽制反使營衛之氣逆亂仲景安有如是之法豈非穿鑿以惑後學哉無論藥之氣味即一切食物久煮則氣味俱減其功力自緩矣若麻黃久煮功力既緩豈反能先發其汗乎必無此理更可見也

麻黃附子甘艸湯

麻黃二兩去節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艸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少陰無裏證而欲發汗者當以熟附固腎不使麻黃深入腎經刼液爲汗更妙在甘艸緩麻黃之中焦取水穀之津爲汗則內不傷陰邪從表散必無過汗亡陽之慮矣

余按前方細辛發散少陰裏邪故久煮麻黃欲其緩行同細辛袪邪出表此方甘艸守中合附子則固其陽氣故煮麻黃一二沸欲其迅速開泄則附子助少陰之陽而寒邪外出若麻黃久煮又有甘艸緩之其力不足以出邪矣於此更可見仲景用麻黃之法也夫肺爲華蓋而朝百脈故各臟腑之精氣皆由脈而注於肺然後敷布周身輸於皮毛王晉三言附子甘艸固腎安中勿使麻黃入腎經

𣲅液、於中焦取水穀之津爲汗者、爲因汗由精氣所化、出於各臟腑故也、非是麻黄能入腎𣲅液、入胃取津者、讀者勿以辭害義也、

附子湯

附子二枚去皮生用　茯苓三兩去皮　白芍三兩

人參二兩　白术四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主督三日附子湯少陰固本禦邪之劑功在倍用生附力肩少陰之重任故以名方其佐以太厥之藥者扶少陰之陽而不調太厥之開闔則少陰之樞紐終不得和故用白朮以佐太陰之開白芍以收厥陰之闔茯苓以利少陰之樞獨是少陰之邪從陰內注於骨苟非生附焉能直入少陰注於骨間散寒救陽尤必人參佐生附方能下鼓水中之元陽上資君火之熱化全賴元陽一起而少陰之

病霍然矣再論藥品與眞武相同唯生熟分兩各異其補陽鎮陰之分歧只在一味轉旋學者所當深心體究

余按此方與眞武湯相類而有表裏之分此以人參佐生附以助元陽祛寒出表彼用熟附合白朮芍藥固脾腎之陰陽以生薑辛溫通胃陽佐茯苓泄水氣是崇土制水之法故名眞武此助陽以祛少陰之寒故重用生附以名湯也

四逆湯

甘艸炙二兩　干薑一兩半　附子生用一枚去皮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强人可用大附子一枚干薑三兩

王晉三曰四逆者四肢逆冷因證以名方也凡三陰一陽證中有厥者皆用之故少陰用以救元海之陽太陰用以溫臟中之寒厥陰薄厥陽欲立亡非此不救至於太陽誤汗亡陽亦用之者以太少

爲水火之主非交通中土之氣不能內復眞陽故以生附子生干薑徹上徹下開闢羣陰迎陽歸舍交接於十二經反復以炙甘草監之者亡陽不至於大汗則陽未必盡亡故可緩制留中而爲外召陽氣之良法

余按厥陰爲陰陽交接之地少陽相火寓於中所以厥後發熱熱後又厥陰陽相爭寒熱錯雜與少陰太陰之寒厥迥殊故凡用四逆湯各條非厥陰

本證歷來未曾分清余於本論已辨其義摘出嚴於太少兩篇以其陽陷則厥陽伸則熱故仲景言熱深則厥深謂其陽氣隨邪熱而陷深故厥深不同太陰少陰之寒勝亡陽而厥可用四逆湯回陽故仲景止用灸法從表引其內陷之陽不用薑附四逆湯恐其反助熱邪以焚木也況內經所云薄厥者由大怒動火陰不勝陽陽亢氣逆而厥豈可更用辛熱以涸陰乎此毫釐千里之謬歷來迷誤

不可不辨、以王晉三之高明、猶謬引薄厥之證、豈非迷誤者哉、

白通湯

葱白四莖　干薑一兩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白通者、薑附性燥、腎之所苦、須藉葱白之潤、以通於腎、故名、若夫金匱云、面赤者、加葱白、則是葱白通上焦之陽、下交於腎、附子啓下焦之

陽上承於心干薑溫中土之陽以通上下上下交水火濟利自止矣按脉之生原下起於腎由腎而中歸於胃由胃而上出於心由心而大會於肺外出於經脉三者能變通於上下亦由是也

白通加猪膽汁湯

人尿 五合　猪膽汁 一合　葱白 四莖

干薑 一兩　附子 一枚去皮生用

右以水三升先煮三味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

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王晉三曰白通湯陽藥也少陰下利寒氣太甚內有格拒陽氣逆亂當用監制之法人尿之鹹勝膽汁之苦猪膽之苦勝薑葱附之辛辛受制於鹹苦則鹹苦爲之向導便能下入少陰俾冷性消而熱性發其功乃成

余按陰陽之氣互相爲根故可互相爲用此方卽內經反佐之法也以其下利脈微先與白通湯辛

熱助陽以辟寒邪而利不止反厥逆無脈干嘔而煩者其本身陽微欲絕寒邪格拒故辛熱之藥不能入而反佐鹹苦陰寒為引導然後熱藥得入以囘垂絕之陽故又曰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以脈微續則陽氣漸囘脈暴出陽卽外脫也蓋寒熱之藥同煎則氣味相和化為溫平此方熱藥煎好然後和入寒藥則各行其性導引陽藥入陰使陰陽交通而無格拒之患此陰陽互相為用由其互相

爲根故也可知仲景之法皆本陰陽氣味裁制權宜而配合者義理精微有難言喻王晉三多舉內經制勝之理以解之亦足以啓發後學也

通脈四逆湯

甘艸炙三兩　附子大者一枚去皮生用　干薑三兩強人可用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　後有加減法已列證治條下

余按前方白通加人屎猪膽汁以治陰盛格陽之

證。此條言裏寒外熱。不惡寒而面赤。亦由陰邪內盛。格陽在外。故主以通脈四逆。交通陰陽者也。蓋營行脈中。營爲陰。使陽入於陰。脈路方通。故名通脈。理應加人尿膽汁。以交通陰陽。如前方者。不然此方本是四逆湯加重分兩。既無通脈之義。與證治卽不甚合。乃後又有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余恐歷來不無舛錯。姑辨之以質明者。

王晉三曰。通脈四逆。治少陰格陽。面赤陽越。欲亡

急用干薑生附奪門而入驅散陰霾甘艸監制薑附烈性留頓中宮以待太和元氣藉葱白入營通脈庶可迎陽內返推仲景之心只取其脈通陽返了無餘義矣至於腹痛加芍藥嘔加生薑咽痛加桔梗利不止加人參或涉太陰或涉陽明或陰火僭上或穀氣下濇非格陽證中所必有者故仲景不列藥品於主方之內學者所當詳審

余按仲景云面赤色者加葱九莖以虛陽外浮而

面赤葱香味薄輕虛走表用以引陽內返因薑附未能達表也王晉三謂借葱入營通脈恐非其義但觀仲景又云腹痛者去葱加芍藥理可見矣蓋腹痛屬脾脾爲營之源加芍藥配甘艸則入營引領薑附之辛以通營氣故去葱之走表者也如其入營通脈何反去之乎

眞武湯

茯苓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切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後有加減法已列證治條下

王晉三曰朮苓薑芍脾胃藥也太陽少陰水臟也用崇土法鎮攝兩經水邪從氣化而去故名眞武茯苓淡以勝白朮之苦則苦從淡化便能入腎勝濕生薑辛以勝白芍之酸則酸從辛化便能入膀胱以攝陽然命名雖因崇土其出化之機畢竟重

在坎中無陽假使腎關不利不由膀胱氣化焉能出諸小便故從上不寧之水全賴附子直走下焦以啓其陽則少陰水邪必從陽部注於經而出矣非但裏鎮少陰水泛并可外禦太陽亡陽

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

干薑三兩強人可用四兩 甘艸二兩炙 附子大者一枚去皮生用

猪膽汁四合

右以水三升先煮三味取一升二合去滓內猪膽

汁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四逆加膽汁、爲陽虛陰甚、從治之方、津液內竭、脈微欲絶、是亡陰亡陽、由於吐已下後、用四逆、必當通脈、固中焦胃陽、啓下焦元陽、但陰甚格拒、恐陽藥入中、强梁不伏、故以豬膽汁苦寒、從陰之性、引領陽藥、從心通脈、先和陰而後復陽、

四逆加人參湯

甘艸炙二兩　干薑一兩五錢　附子一枚去皮生用

人參 一兩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四逆加人參治亡陰利止之方蓋陰亡則陽氣亦與之俱去故不獨治其陰而以干薑附子溫經助陽人參甘艸生津和陰

余按仲景云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其惡寒脈微本是陽虛不固而下利利多陰傷則血亦亡故以四逆回陽爲主加參

以生營血乃助陽生陰之法也

四逆散

柴胡　枳實炙　芍藥

甘艸炙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王晉三曰四逆散與四逆湯藥品皆異者此四逆由於熱深而厥也素問厥論云陰氣虛則陽氣入胃不和而精氣竭則不營於四肢厥陰篇曰前熱

者後必厥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厥應下之故雖少陰四逆而屬陽邪陷入者亦可下但不用寒下耳熱邪傷陰以芍藥甘艸和其陰熱邪結陰以枳實泄其陰陽邪傷陰陰不接陽以柴胡和其樞紐之陽此四味而爲下法者從苦勝辛辛勝酸酸勝甘乃可以勝腎邪故得稱下服以散者取藥性緩乃能入陰也

余按素問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言邪由陽經入

陰者邪入日深則陽鬱日甚不能循環四肢則陰陽經脈不相交接而厥逆矣四肢稟氣於脾胃者也故以柴胡升少陽之清枳實降陽明之濁芍藥甘艸調和肝脾升降既順陽氣即伸邪亦透發自當再清其邪此方乃先治其厥也是故方後有加減法已列證治條下

半夏散并湯

半夏洗　桂枝　甘艸炙

右三味等分各別擣篩巳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王晉三曰少陰之邪逆於經脈不得由樞而出用半夏入陰散鬱熱桂枝甘艸達肌表則少陰之邪由經脈而出肌表悉從太陽開發半夏治咽痛可無劫液之虞

苦酒湯

半夏（十四枚洗切碎）　雞子（一枚去黃內苦酒於雞子中）

右二味內半夏於雞子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服

王晉三曰苦酒湯治少陰水虧不能上濟君火而咽生瘡聲不出者瘡者疳也半夏辛滑佐以雞子清甘潤有利竅通聲之功無燥津涸液之慮然半夏之功能全賴苦酒攝入陰分劫涎斂瘡即陰火沸騰亦可因苦酒而降矣故以名其湯

桃花湯

赤石脂一觔一半全用一半篩末　干薑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七、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王晉三曰、石脂入手陽明、干薑粳米入足陽明、不及於少陰者、少陰下利便膿血、是感君火熱化太過、閉藏失職、關閘盡撤、緩則亡陰矣、故取石脂一

半、同干薑粳米留戀中宮、載住陽明經氣、不使陷下、再納石脂末方寸七、留藥以沾大腸截其道路、庶幾利血無源而自止、其腎臟亦安矣、

余按此因邪熱傷少陰、關闔不固、而脾胃虛寒、不能統血、遂挾少陰邪熱下利便膿血、故用干薑粳米、溫助脾胃、俾得攝血、以石脂堵塞大腸、乃權宜之法、故後又云、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刺、以脾胃虛寒、不能用涼藥清熱、用刺法以去少陰之邪也、

厥陰篇方

當歸四逆湯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　白芍三兩

細辛三兩　大棗二十五枚擘　甘草二兩炙

通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日當歸四逆湯不用薑附者陰血虛微恐

重劫其陰也且四逆雖寒而不至於冷亦惟有調和厥陰溫經復營而已故用酸甘以緩中則營氣得至太陰而脈生辛甘以溫表則衛氣得行而四末溫不失辛甘發散之理仍寓治肝四法如桂枝之辛以溫肝陽細辛之辛以通肝陰當歸之辛以補肝甘棗之甘以緩肝白芍之酸以瀉肝復以通艸利陰陽之氣開厥陰之絡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細辛三兩　甘艸炙二兩　木通二兩
大棗擘二十五枚　吳茱萸二兩　生薑切八兩
右九味以水四升清酒四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厥陰四逆證有屬絡虛不能貫於四末
而爲厥者當用歸芍以和營血若內有久寒者無
陽化陰不用薑附者恐燥刼陰氣變出涸津亡液

之證、只加吳茱萸、從上達下、生薑從內發表、再以

清酒和之、何患陰陽不和、四逆不溫也耶、

吳茱萸湯

吳茱萸一升洗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煎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

服、

王晉三曰、吳茱萸湯、厥陰陽明藥也、厥陰爲兩陰

交盡而一陽生氣實寓於中故仲景治厥陰以護生氣為重生氣一虧則濁陰上干陽明吐涎沫食穀欲嘔煩躁欲死少陰之陽并露矣故以吳茱萸直入厥陰招其垂絕之陽與人參震坤合德以保生氣仍用薑棗調其營衛則參茱因之以承宣中下二焦不治心肺而涎沫得攝嘔止煩寧

余按吳茱萸苦辛而熱氣臊入肝故其平肝氣泄胃濁之功最速因其厥陰中相火為寒邪所激直

沖犯胃、嘔吐涎沫、故又頭痛、以厥陰之脈上巔頂也、故以吳茱萸散寒平肝爲君、若桂枝等湯、生薑用三兩、配棗十二枚、以調營衛、此生薑用六兩以散逆止嘔、使胃濁隨吳茱而下泄、大棗仍用十二枚、配參以助氣和中、取生薑升清降濁、與彼之用薑棗調營衛者不同、若元陽之氣、根於腎、由肝膽而升、行於三焦、乃名相火、是故護生陽之氣、必以參附爲先、若吳茱之熱、其苦降辛散、重用爲君、反

致耗散陽和、所以全賴參棗之甘溫調中、則吳茱得建平肝泄濁之功、而嘔吐煩躁等證皆可愈、

白頭翁湯

白頭翁二兩　秦皮三兩　黃連三兩

黃柏皮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玉晉三曰、白頭翁湯治厥陰熱利後重者、太少二陰下利屬寒、惟厥陰下利主熱、以厥陰司相火也、

故以白頭翁涼陽明血分之熱、秦皮收厥陰之濕、黃連勝中焦之熱、黃柏燥下焦之濕、四者皆味苦性寒、直入下焦、堅陰止利、考本艸、白頭翁秦皮、各列品類、而今世所用、乃於柴胡中揀出紫皮頭有白毛者、爲白頭翁、以防風細辛之莖、縛爲秦皮、余謂白頭翁、沾柴胡之氣、可入少陽、秦皮沾細辛之氣、可入少陰、當與禹餘糧湯並參、但漢時採藥、未識亦如是否、存之以質君子、

烏梅丸

烏梅三百個　人參六兩　當歸四兩

黃連一觔　黃柏六兩　桂枝六兩

干薑十兩　蜀椒四兩炒去汗　附子八兩炮

細辛六兩

右十味取九味各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浸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上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

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王晉三曰烏梅漬醋益其酸急瀉厥陰不欲其緩也桂椒辛附薑重用辛熱升達諸陽以辛勝酸又不欲其收斂陰邪也桂枝蜀椒通上焦君火之陽細辛附子啓下焦腎中生陽人參干薑當歸溫中焦脾胃之陽則連柏瀉心滋腎更無亡陽之患而得厥陰之治法矣合爲丸服者又欲其藥性逗留胃中以治蚘厥俾酸以縮蚘辛以伏蚘苦以安蚘

也、至於臟厥、亦由中土不得陽和之氣、一任厥陰肆逆、而以酸瀉肝、以辛散肝、以人參補土緩肝、以連柏監制、五者之辛熱、過於中焦、而後分行於足三陰、臟厥雖危、或得溫之散之、補之瀉之、使其陰陽和平、焉有厥而不止耶、

余按烏梅丸、爲厥陰正治之主方也、木邪肆橫、中土必困、故以辛熱甘溫、助脾胃之陽、而重用酸以平肝、佐苦寒瀉火、因肝木中有相火故也、所以厥

陰篇中用薑附四逆湯各條是少陰病非厥陰也

干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干薑三兩　黃連三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厥陰寒格吐逆者陰格於內拒陽於外而爲吐用芩連大苦泄去陽熱而以干薑爲之嚮導開通陰寒但詇吐亡陽誤下亡陰中州之氣索

然矣故必以人參補中俾胃陽得轉并可助干薑之辛衝開陰格而吐止

余按仲景云傷寒本自寒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是本來中宵虛寒誤行吐下反動厥陰相火與寒氣格拒更逆吐下故以人參干薑溫中助氣芩連瀉三焦之相火使陰陽氣和則吐下自止此但中焦受傷故不用附子與少陰之格陽證不同也

麻黃升麻湯

麻黃二兩半去節　升麻一兩一分　當歸一兩一分
知母十八銖　黃芩十八銖　萎蕤十八銖
石膏碎綿裹　天冬去心一方用麥冬　茯苓
甘艸　白朮　白芍
干薑　桂枝各六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
令盡汗出愈

王晉三曰、麻黃升麻湯方中升散、寒潤、收緩、滲泄、諸法具備、推其所重、在陰中升陽、故以麻黃升麻名湯、膏芩知母苦辛清降上焦之津、芍藥天冬酸苦收引下焦之液、苓朮甘淡以生胃中津液、歸朮萎蕤緩脾以致津液、獨是十味之藥、雖有調和之功、不能提出陰分熱邪、故以麻黃升麻桂枝干薑開入陰分、與寒藥從化其熱、庶在上之燥氣除、在下之陰氣堅、而厥陰錯雜之邪可解、

汗吐下後篇方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甘艸 二兩炙

生薑 三兩切　大棗 十二枚擘　附子 一枚去皮炮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桂枝加附子湯、治外亡陽而脫液、熟附雖能補陽、終屬燥液、四肢難以屈伸、其爲液燥骨屬不利矣、仲景以桂枝湯輕揚力薄、必藉附子剛

性直走內外、急溫經復陽、使汗不外泄、正以救

液也、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桂枝 三兩　芍藥 四兩　生薑 四兩

甘艸 二兩炙　人參 三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桂枝湯調和營衞、一絲不亂、桂枝生薑

和衞、芍藥大棗和營、今祖桂枝人參湯法、則偏於

衛矣、妙在生薑加一兩、佐桂枝以大通衛氣、不使人參有實邪之患、尤妙芍藥亦加一兩、仍是和營衛法、名曰新加者、申明新得其分兩之理也、

芍藥甘艸附子湯

芍藥 三兩　甘艸 炙 三兩　附子 一枚去皮炮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三服、

王晉三曰、芍藥甘艸附子湯、太陽少陰方也、太陽致亡陽、本由少陰不內守、少陰表惡寒、實由太陽

不外衛故取芍藥安內、熟附攘外、尤必藉甘艸緩芍附、從中斂戢眞陽、則附子可招散失之陽、芍藥可收浮越之陰

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

茯苓八兩去皮　桂枝四兩　甘艸二兩炙

大棗十五枚擘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水取水

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王晉三曰腎氣奔豚治宜制之泄之茯苓桂枝通陽滲泄保心氣以禦水淩甘艸大棗補脾土以制水泛甘瀾水緩中而不留入腎而不著不助水邪則奔豚臍悸之勢緩是方即茯苓甘艸湯惡生薑性升而去之其義深切矣

余按茯苓取其味淡以泄水邪既重用爲君而又

先煮則更淡而力勝也腎爲寒水之臟腎氣上逆欲作奔豚故佐甘草大棗培土以制水桂枝通太陽經腑之氣則水寒之邪隨茯苓從膀胱而泄矣

桂枝甘草湯

桂枝 四兩　甘草 炙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王晉三曰桂枝湯中採取二味成方便另有精蘊勿以平淡而忽之桂枝復甘草是辛從甘化爲陽

中有陰、故治胸中陽氣欲失、且桂枝輕揚走表、佐以甘艸留戀中宮、載還陽氣、仍寓一表一裏之義、故得以外止汗、而內除煩、

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

麻黃四兩去節　杏仁五十粒去皮尖　甘艸二兩炙

石膏八兩碎綿裹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仁、治寒喘也、今以麻黃石膏加杏仁、治熱喘也、麻黃開毛竅、杏仁下裏氣、而以甘艸載石膏辛寒之性、從肺發泄、俾陽邪出者出、降者降、分頭解散、喘雖忌汗、然此重在急清肺熱以存陰、熱清喘定、汗卽不輟、而陽亦不亡矣、觀二喘一寒一熱、治法仍有營衛分途之義、

余按此方治汗出而喘、無大熱者、汗出則表氣已

通故身無大熱因其裏邪化熱閉塞肺竅而喘恐麻黃發表迅速故先煮減水二升以緩其性使與諸藥和合而內開肺竅則甘艸載住石膏清熱佐杏仁利氣併氣降竅通熱去喘定而汗自止矣如小青龍湯證由內水外寒而喘雜證由腎虛而喘老年有痰火而喘更有多種不同皆當詳辨其因不可誤用也

茯苓甘艸湯

茯苓二兩去皮　桂枝二兩　生薑二兩切

甘艸一兩炙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王晉三曰茯苓甘艸湯治汗出不渴其義行陽以統陰而有調和營衛之妙甘艸佐茯苓滲裏緩中並用是留津液以安營生薑佐桂枝散外固表並施是行陽氣而實衛自無汗出亡陽之虞矣

余按此方辛多於甘而化陽佐茯苓淡滲即能宣

三焦之氣以利水道者也、故如厥陰篇云、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與茯苓甘草湯、蓋心悸或因停水、或因液傷、此方皆主治之、其治液傷心悸義似前之桂枝甘草湯、治停飲心悸義似五苓散、雖然一方兩主、而與桂枝甘草湯五苓散之法自有區別、不可混用、

厚樸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

厚樸入兩去皮炙　生薑入兩切　半夏半升洗

人參一兩　甘艸炙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太陰病、當腹滿、是傷中也、與吐下後邪氣入裏腹脹、治法不同、厚樸寬脹下氣、生薑散滿生津、半夏利竅通陰陽、三者有升降調中之理、佐甘艸和陰、人參培陽、補之泄之、則陰結散、虛滿消、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二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芍藥專益陰氣、桂枝湯去芍藥者、誤下陽虛、濁陰必僭於中焦、故去芍藥之酸寒、存一片陽和甘緩之性、得以載還中焦陽氣、成清化之功、

余按此方、既去芍藥之陰柔、而生薑亦減一兩者、恐其辛散太過、以傷陰也、迴顧周至矣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三兩　甘艸二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附子一枚去皮炮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惡寒止停後服

王晉三曰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者下後微惡寒者顯然陽氣渙散於中下矣當急救其陽無暇顧戀陰氣以附子直從下焦溫經助陽佐以桂枝甘

艸載退中焦陽氣以杜亡陽之漸爲禦後之策

余按此方既以附子之純陽易芍藥而反不減生薑者以其惡寒不特因誤治亡陽而表邪猶未去也故以附子配甘艸大棗固元陽仍藉生薑佐桂枝達表去邪而與桂枝去芍藥湯證治大異也

桂枝加厚樸杏仁湯

即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樸二兩杏仁五十粒餘依桂枝湯法

凡表邪未解而誤下邪陷者或成結胸痞證此因邪欲入裏與內氣格拒而喘其邪仍𨳒營衛而未深陷故主以桂枝湯解肌調營衛加厚樸杏仁利肺胃之氣使邪開達外解也故又曰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仁謂其由營衛邪閉而喘雖非汗下後亦所常有也戴原禮曰太陽病有喘欬無汗喘者宜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有汗喘者宜桂枝加厚樸杏仁湯余按仲景云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

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又曰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是言無論汗後下後若汗出而喘身無大熱者因其內熱閉塞肺竅而喘熱蒸而汗既已汗出表邪已解則身無大熱故先煑麻黃用以開達肺竅不取其發汗佐杏仁降氣石膏清熱甘艸和中今原禮言太陽病無汗而喘者宜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若太陽病無

汗而喘、是寒傷營也、陽明病無汗而喘、亦寒閉於表、仲景皆用麻黃湯、辛溫發汗、論有明文、安可以石膏易桂枝、而使寒邪內陷乎、豈非亂仲景之成法哉、以寒傷營、無汗而喘、故用麻黃湯發汗、風傷衛、自汗而鼻鳴干嘔、故用桂枝湯解肌、皆是辛溫之法、治初感風寒者也、若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桂枝加厚樸杏仁湯、皆治汗下後變證、隨宜施治之法、奈何拘執初感之證、而分有汗無汗、不達變

化之理反悖仲景之明文以迷誤後學此所以註說愈多而仲景之道愈晦矣可慨哉

葛根黃芩黃連湯

葛根 八兩　甘艸 三兩　黃芩 三兩

黃連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是方即瀉心湯之變法治表寒裏熱其

義重在芩連肅清裏熱、雖以葛根爲君、再爲先煮、無非取其通陽明之津、佐以甘艸、緩陽明之氣、使之鼓舞胃氣、而爲承宣苦寒之使、清上則喘定、清下則利止、裏熱解、而邪亦不能留戀於表矣、

余按晉三言、此方治表寒裏熱者、非也、觀仲景云、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方主之、夫言桂枝證者、風傷衛也、風爲陽邪、本易化熱、誤下而邪入陽明、風熱

疎泄水液下溜利遂不止其脈促者邪熱未離營衛閉於肺胃之間故又喘而汗出以肌肉為陽明之表營衛在內中故曰表未解非言太陽之表也故以葛根之走肌肉者為君先煎發其輕揚之性使與芩連甘艸和合同解肌表之鬱熱義與前之麻杏甘膏湯相同彼由寒傷營之變證此由風傷衛之變證也若是表寒必當用生薑桂枝不應用葛根之辛涼矣至於瀉心湯治痞其邪在胃腑之

表也承氣湯瀉胃腑之邪也白虎湯清胃經之熱也此方治邪在胃經之表也故凡六經各有表裏淺深之異仲景皆從脈證分辨故讀仲景書愈讀則愈見其精微而立法之細密周至尤爲萬世之範圍學者可不盡心體究哉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香豉四合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

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王晉三曰梔子豉湯爲輕劑以吐上焦虛熱者也第梔子本非吐藥以此二者生熟亦行以而激之吐也蓋梔子生則氣浮其性湧香豉蒸署熟腐其性泄湧者宣也泄者降也既欲其宣又欲其降兩者氣爭於陽分自必從宣而越於上矣余以生升熟降爲論柯韻伯以梔子之性屈曲下行淡豉腐氣上蒸而爲吐引證瓜蔕散之吐亦在於

豉汁吾恐瓜蒂亦是上湧之品吐由瓜蒂非豉汁也存之以俟君子教我

余按王柯兩說柯說爲是蓋藥之升降在氣味不在生熟也氣爲陽故升味爲陰故降而氣味各有輕重厚薄不同故其升降又有上下淺深之異若炒黑則氣味已失而生用者正欲全其氣味也梔子味苦而降以其輕浮故不能直降而屈曲以降也仲景取其輕浮寒性以解鬱熱不欲其降故久

煮之使其味薄氣勝再配香豉上蒸之氣自然升越而吐矣凡花皆發散如人之毛髮也凡蒂皆收降如人之臍也況以瓜蒂之苦降豈是上涌之品哉良以脾胃之氣本家旋轉以苦降之味激之氣卽上涌又藉豉汁助之以升自然而吐也卽如無病之人驟食苦味或聞臭惡皆作嘔吐由激之使然故瓜蒂散能吐有形之邪比梔豉力猛也須知藥之氣味要參合人身之氣以爲用不論發表攻

裏以及補瀉升降皆然雖同一吐法或導之而升如梔豉湯者或激之使涌瓜蒂散者又如麻黃久煮緩其輕揚之性梔子久煮欲其味薄氣勝皆仲景必通造化而能如是制度誠非常見所能及也

梔子甘艸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甘艸二兩　香豉四合綿裹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艸得二升半內豉

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王晉三曰梔子豉湯吐胸中熱鬱之劑加甘艸一味能治少氣諸家皆謂益中非理也蓋少氣者一如飲家之短氣也熱蘊至高之分乃加甘艸載梔豉於上須臾即吐越出至高之熱

余按仲景云嘔家不可與建中湯以甜故也則是甘艸之甘原可助吐此云少氣者以其胃氣素弱恐不勝梔子寒苦則反從下走而不上涌故加甘

艸益胃氣以助吐而諸家言益中於理亦通故仲景云凡用巵子豉湯病人舊有微溏者不可與服之正謂其便溏由於中苦寒之藥不能上涌其邪反從下走也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生薑五兩切　香豉四合綿裹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薑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王晉三曰、梔豉為輕劑、以吐胸中之熱、若嘔則熱更在身窒於胃矣、故加生薑入胃升散引領梔豉從胃涌熱上出也、

余按虛煩不得眠、心中懊憹及煩熱胸中窒者、皆無形熱邪鬱結、故用梔豉苦寒輕揚以解鬱熱、少氣則加甘艸助之、其嘔者兼陰濁之邪壅遏非輕藥能散、故加生薑之辛溫開達陽氣、陽伸濁邪從上而出也、

梔子厚樸湯

梔子十四枚擘生用　厚樸四兩薑炙　枳實四兩湯浸去穰炒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王晉三曰、梔子厚樸湯、下後遺熱、心煩、臥起不安、腹滿、是三焦病矣、故以上涌下泄爲治、凡用梔子、皆取其上涌客熱、複以厚樸枳實者、取其酸苦下泄陰滯、不煩不滿、而臥起亦安矣、

余按梔子苦降並不先煮非能上涌者也且加厚樸枳實皆開泄直降之味蓋心煩臥不安者因其陰濁之邪壅於上中二焦得開泄苦降之藥則陽氣流通而邪之在上者從上而吐在下者由下而泄亦如瓜蒂散之激之使涌耳特取梔子以淸心降火非同梔豉湯之先煮梔子欲其隨豉而升此不先煮正欲其隨樸實而降是皆仲景參合造化之理而立法者也

梔子干薑湯

梔子擘十四枚　干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王晉三曰、煩皆由熱、而寒證亦有煩、但微耳、干薑和太陰在裏之傷陽、而表熱亦去、梔子淸心中微熱、而新煩亦除、立方之義、陰藥存陰、陽藥和陽、是調劑陰陽、非謂干薑以熱散寒也、

余按此方亦辛開苦降使陽氣得伸濁邪上涌而出也蓋藥之治病全在氣味以調身中陰陽之氣氣調而邪自出非單藥能去其邪也故如元氣虛而受邪者用去邪之藥則不效必兼扶其元氣方應也其理可見矣以上五方皆吐法而義各不同皆參合身中陰陽之氣而立者也因其邪在經腑浮淺之處故皆用梔子輕虛之品以恰至病所邪既浮淺必從上而吐出若在中下則不能使吐故

如瀉心承氣等法、皆用芩連、大黃厚重之品、使之下泄也、邪有淺深上下之異、故設汗吐下之法、隨邪所在而使外出、其要在調身中之元氣、故必[illegible]陰陽虛實寒熱為主以立法、非合乎造化之理、能盡善哉、

茯苓桂枝白朮甘艸湯

茯苓 四兩 去皮　桂枝 三兩　白朮 三兩

甘艸 二兩 炙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王晉三曰此太陽太陰方也膀胱氣鈍則水蓄

不行津液則飲聚白朮甘艸和脾以運津液茯

桂枝利膀胱以布氣化崇土之法非但治水也

逆并治飲邪留結頭身振搖

柴胡桂枝干薑湯

柴胡八兩　桂枝二兩　干薑二兩

黃芩三兩　括蔞根四兩　牡蠣二兩熬

甘艸炙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初服微煩復服汗出愈

王晉三曰揭出三陽經藥以名湯者病在太陽稍涉厥陰非但少陽不得轉樞外出而陽明亦窒而不降故以桂枝行太陽未罷之邪重用柴胡黃芩轉少陽之樞佐干薑甘艸開陽明之結使以花粉佐牡蠣深入少陰引液上升救三陽之熱不必治

厥陰而三陽結邪、一一皆從本經而解矣、

余按此方柴胡用八兩、實爲少陽主治之方、佐以調和肝胃、而桂枝僅用二兩、取以通中焦之營氣也、其胸中滿往來寒熱心煩、皆少陽病三焦氣窒、故小便不利、以干薑甘艸花粉牡蠣、調肝胃之陰陽、肝胃調和、少陽樞轉、則外邪自解、三焦氣化、小便亦通、故不用茯苓之利水也、

茯苓四逆湯

茯苓六兩　干薑一兩五錢　附子生用一枚

甘草二兩炙　人參二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茯苓四逆湯、即眞武湯之變方、太陽篇中汗出煩躁、禁用大青龍、即以眞武湯救之、何也、煩躁生於先汗後下、陽由誤下而欲亡、能不救下元之眞陽乎、故重用茯苓滲泄、引人參甘草下行、以安欲失之眞陽、生用干薑附子、以祛未盡之

邪陽和躁寧不使其手足厥逆故亦名四逆

干薑附子湯

干薑 一兩　附子 一枚去皮生用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王晉三曰干薑附子湯救太陽壞病轉屬少陰者由於下後復汗一誤再誤而亡其陽致陰躁見於晝日是陽亡在頃刻矣當急用生干薑助生附子純用辛熱走竄透入陰經比四逆之力尤峻方能

驅散陰霾以復渙散真陽若猶豫未決必致亡陽而後已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芍藥三兩　甘艸二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茯苓三兩去皮　白朮三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小便利即愈

王晉三曰苓朮芍甘治太陽裏水法也解肌或下

水邪不去、而反變證、自非解肌者矣、當去桂枝、而以苓朮生薑、代桂枝行陽、存芍藥以收陰、不取辛甘發散於表、取苓芍約陰利水、甘棗培土制水、即太陽入裏用五苓散、表裏兩解之義也、

余按論中云、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强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此方主之、推其所因、本是寒邪、故服桂枝湯不解、而仍無汗、或又下之、則邪內陷、心下滿微痛、是由誤治傷津液、

而小便不利、非有水邪同五苓散證也、五苓散、必用桂枝通太陽經腑之氣、重用二苓澤瀉泄水、此反去桂枝、加白朮、佐甘艸薑棗、意在助脾和胃、以生津液、尤恐生薑辛散、故用芍藥之收、茯苓之降、使陰陽調和、三焦氣化、小便自利、其邪亦解、故曰、小便利、則愈也、又有解者、以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爲太陽表邪未解、心下滿痛、爲水邪上逆、而小便不利、故以此方之去桂爲錯誤、必是去芍藥

而用桂枝解表、茯苓利水也、然太陽外邪不解而無汗者、必有惡寒、裏有水邪上逆、必有心悸或欬或噎等證、如小青龍、五苓散各條之證可見也、此條外證無惡寒、內證無心悸欬噎、其非水邪上逆表邪不解可知矣、其心下滿微痛者、由誤下而邪陷並無表裏之間也、經言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故翕翕發熱、無汗而不惡寒、非太陽之邪也、翕翕者、熱在皮毛、應在三焦也、蓋脾胃之氣、必由

三焦轉輸、外達營衛、三焦邪阻、脾胃之氣不能行於營衛經絡、故內則心下滿微痛、外則頭項強痛、發熱無汗、中則水道不通、而小便不利也、所以此方專主助脾和胃、以生津液、宣化三焦之氣、使津氣周流表裏通達、小便自利、其邪亦解、故曰小便利、卽愈、不曰汗出愈者、明其邪不在表、而在三焦中道也、故其方義、與小柴胡之和解表裏相同、小柴胡主足少陽、此方主手少陽也、其與五苓散證

治不同、亦非方之加減有錯誤者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 三兩　甘艸 二兩炙　生薑 三兩切

大棗 十二枚擘　蜀漆 三兩洗去腥　牡蠣 五兩熬

龍骨 四兩

右七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

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火迫心經之陽、非酸收可安、故去芍

而用龍牡鎮攝藉桂枝蜀漆疾趨陽位以救卒然散亂之神明故先煮蜀漆使其飛騰劫去陽分之痰并賴其性急引領龍牡從陽鎮驚固脫方寸無主難緩須臾故曰救逆

桂枝加桂湯 或有桂枝仍用三兩另加肉桂二兩者隨宜酌定可也

桂枝五兩 白芍三兩 甘艹二兩

生薑一兩切 大棗擘 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

王晉三曰、桂枝湯、太陽經藥也、奔豚、腎邪上逆、用太陽經藥、治少陰病者、水邪上逆、由於外召寒入、故仍從表治、惟加桂二兩、便可溫少陰而泄陰氣矣、原文云、更加桂二兩者、加其兩數、非在外再加肉桂也、

余按桂枝輕揚、止能開達太陽、耳溫少陰、須加肉桂爲當、且比原方減生薑二兩、其意正不欲其走表、而加肉桂以伐腎邪、可見矣、歷代傳寫互異難

憑要必準之以理也、

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

桂枝一兩　甘艸炙二兩　牡蠣熬二兩

龍骨二兩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王晉三曰、桂枝、甘艸、龍骨牡蠣、其義取重於龍牡之固濇、仍標桂枝甘艸者、謂陰鈍之藥、不佐陽藥

不靈。故龍骨牡蠣之斂陰，必藉桂枝甘草之清陽，然後能飛引入經，收斂浮越之火，鎮固亡陽之機。

結胸痞證篇方

大陷胸湯

大黃六兩去皮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匕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王晉三曰大陷胸湯陷胸膈間與腸胃有形之垢並解邪從心下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邪不止在一經矣胸膈爲陽明之維太陽之門戶太陽

寒水之氣結於陽明當曰結劣之劑竟從陽明攻陷大黃攻熱結甘遂攻水熱以芒硝之鹹制二者之苦不令直行而下使其引入硬滿之處軟堅破結導去熱邪

余按論云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則成結胸言病發於陽者風傷衛也風爲陽邪其入陽經故誤下邪陷即化爲熱結於胸胃當以苦寒峻劑攻之也

又大陷胸湯

括蔞實一枚　甘遂四兩　桂枝四兩

人參四兩　大棗擘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胸中

無堅勿服

王晉三曰大陷胸湯有二方者一陷中下二焦之

邪此陷上中二焦之邪也括蔞陷胸中之痰甘遂

陷經隧之水以桂枝回護經氣以人參奠安裏氣

仍以大棗泄營徐徐縱熱下行得成陷下清化之

功也、

余按仲景云、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蓋脈浮大、中氣本虛、而邪結浮淺、止在胸鬲、而胃腑不實、故不可用大黃芒硝之峻攻、使脾腎氣脫則死、權其輕重、或宜此方之用人參助中氣、桂枝大棗和營、而以栝蔞豁胸膈之痰涎、惟甘遂一味峻利逐邪、庶不大傷元氣也、餘詳證治條中、

大陷胸丸

葶藶半升熬　杏仁半升去皮尖熬黑　大黃八兩去皮

芒硝半升

右四味擣篩大黃葶藶二味內芒硝杏仁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擣甘遂末一錢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煑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王晉三曰大陷胸丸從高陷下三焦並攻結[illegible]項強邪據太陽之高位矣故用葶藶杏仁以陷上焦

甘遂以陷中焦大黃芒硝以陷下焦然上下之邪一治成功其法之妙在搗爲丸恐其藥性峻利不能逗留於上而攻結也不與丸服者又恐滯而不行也以水煮之再內白蜜者又欲其緩攻於下也其義理之精如此

小陷胸湯

栝蔞實大者一枚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蔞取三升去滓內諸藥

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王晉三曰結胸按之始痛者邪在脈絡也故小陷胸止陷脈絡之邪從無形之氣而散括蔞生於蔓艸故能入絡半夏成於坤月故亦通陰二者性皆滑利能通結氣使黃連直趨少陰陷脈絡之熱攻雖不峻胸中亦如陷陣故名陷胸仍僅陷中焦脈絡之邪不及下焦故名小

白散

桔梗 三分　貝母 三分　巴豆 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右三味以二味爲細末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强人半錢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盃利過不止進冷粥一盃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潠之洗之益令熱却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余按身熱皮粟不解一段文在太陽篇用五苓散

條後今又列於此或因水寒結於胸而亦身熱皮粟以白散從太陽之裏以泄胸膈水寒之邪其表陽亦通而身熱皮粟可解也

王晉三曰白散結胸者亦可服其義仍在與水潠水外寒在表熱却於內故用桔梗貝母開提肺氣以泄表熱便已豆散水寒開胸結法用熬黑者熱則性緩欲其入胃緩緩劫寒破結作散服者至中焦而藥性散也三味分入手足兩經者以脾胃寄

旺於各臟借以治標本也

半夏瀉心湯

半夏洗半升　黄芩三兩　黄連一兩

人參三兩　甘艸炙三兩　干薑三兩

大棗擘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

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方名半夏非因嘔也病發於陰而反下

之因作痞是少陰表證誤下之寒反入裏阻君火之熱化結成無形氣痞按之自濡用干薑開痞芩連泄火未能治少陰之結必以半夏啓一陰之機人參甘艸大棗壯二陽生氣助半夏開闢陰寒使其熱化痞解

余按論言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王晉三沿襲舊解作少陰表證誤下成痞非也夫少陰表證者因太陽外衛不固寒邪直入少陰仲景用麻附

細辛麻附甘艸兩湯治之以太陽不固由少陰陽虧故皆用附子以助元陽其陽本虛若反誤下則必下利不止而厥逆豈但成痞而已蓋病發於陰者言寒傷營之太陽證也以寒爲陰營爲陰故曰病發於陰余於太陽篇提綱中已明辨之因營氣起於中焦寒邪由誤下而陷入故曰寒反入裏中焦痞阻如天地不交而成否是陰陽之氣不相交通非有物窒礙故曰按之自濡但氣痞耳故用芩

連之苦寒于薑之辛熱藉半夏之滑利以交通陰陽也方名瀉心者使離火下交坎水則否轉成泰矣病在中焦故方亦專主於中豈可牽强解作少陰之結而半夏又焉能治少陰之病哉且仲景既用麻附細辛治少陰之表證又經誤下豈反不用少陰之藥乎則其錯解顯然可見矣此陰陽虛實之大異誤即殺人不可不明辨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二兩去皮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痞有不因下而成者君火亢盛不得下交於陰而爲痞按之虛者非有形之痞獨用苦寒便可泄之如大黃瀉營分之熱黃連泄氣分之熱且大黃有攻堅破結之能其泄痞之功卽寓於瀉熱之內故以名其湯以湯漬須臾絞去滓取其氣

不取其味、治虛痞、不傷正氣也、

余按仲景云、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則是因下後成痞者、亦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也、大抵瀉心五方、各有不同、要必審證而施、亦不論其下後不下而成痞者、即如所云、惡寒者、表未解也、當先用桂枝湯解表、而後攻痞、下條云、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

之其同一惡寒以兼汗出即非表邪而爲陽虛故加附子而施治迥殊矣

附子瀉心湯

附子一枚炮去皮　黃芩一兩　黃連一兩

大黃一兩

右以麻沸湯二升漬三味須臾絞去滓別煮附子汁和入分溫再服

王晉三曰附子非瀉心之藥見不得已而用寒涼

瀉心故以附子名其湯蓋氣痞惡寒陽氣外撤此際似難用苦寒矣然其痞未解又不得不用苦寒以治其熱顧仲景以大黃黃連猶爲未足再複黃芩蓋因上焦之熱亦拂鬱矣故三焦皆熱苦寒在所必用又恐其虛寒驟脫故用三黃徹三焦而瀉熱即用附子徹上徹下以溫經三黃用湯漬附子別煮汁是取三黃之氣輕附子之力重其義仍在乎救亡陽也

余按大黃瀉心湯大黃用二兩、此方雖加黃芩一兩而減大黃一兩、則其力輕緩矣、以湯漬取其氣、僅瀉經脈之浮熱、以解痞結、而不傷臟腑、另和熱附汁、直達下焦、固其元陽、此一方中、攻邪固本、兩得相濟、而不相妨、其法誠爲神妙也、

甘艸瀉心湯

甘艸 四兩　干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半夏 半升洗　黃芩 三兩　黃連 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甘艸瀉心非瀉結熱因胃虛不能調劑上下致水寒上逆火熱不得下降結爲痞故君以甘艸大棗和胃之陰干薑半夏啓胃之陽坐鎮下焦客氣不使上逆仍用芩連將已逆爲痞之氣輕輕瀉却而痞乃成泰矣

生薑瀉心湯

生薑四兩切　干薑一兩　半夏半升洗

黄芩三兩　黄連一兩　人參三兩

甘艸三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瀉心湯有五、總不離乎開結導熱益胃、然其或虛或實、有邪無邪、處方之變、則各有微妙、是方由胃陽虛不能行津液而致痞者、惟生薑辛

而氣薄能升胃之津液故以名湯干薑半夏破陰以導陽黃芩黃連瀉陽以交陰人參甘草益胃安中培植水穀生化之本仍以大棗佐干薑發生津液不使其再化陰邪通方破滯宣陽是亦瀉心之義也

余按瀉心五方總以導離交坎為主故皆用黃連以瀉心名之因有邪結之輕重淺豐本元之陰陽虛實不同故又隨宜佐使以合病情而坎離之不

交由中土之阻結故其要在調劑中宮利其升降適其寒溫和其氣血諸法皆周各臻神妙即以爲君之藥別其名遂有五方之要也由五方義理而推廣之足以盡變化之法而治萬病亦不難矣

十棗湯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大棗擘十枚

右三味各別擣篩合治爲散以水一升先煮大棗

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者半錢溫服之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王晉三曰攻飲湯劑每以大棗緩甘遂大戟之性者欲其循行經隧不欲其徑走腸胃也故不名其方而名決曰十棗湯芫花之辛輕清入肺直從至高之分去菀陳莝以甘遂大戟之苦佐大棗甘而泄者緩攻之則從心及脇之飲邪皆由二便出矣

旋覆代赭石湯

旋覆花三兩　代赭石一兩　生薑五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人參一兩　半夏半升洗

甘艸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旋覆代赭湯鎮陰宣陽方也以之治噫噫者上焦病對也脾失升度肺失降度陰盛走於

胃屬於心而爲聲故用旋覆赭降肺氣代赭重鎮心包絡之氣半夏以通胃氣生薑大棗以宣脾氣而以人參甘艸奠安陽明不容陰邪復逆則陰寧於裏陽宣於表上中二焦皆得和矣

理中湯并丸

人參 三兩　甘艸 三兩　白朮 三兩

干薑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又丸方以四味各搗篩合治蜜爲丸如雞子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

王晉三曰理中者理中焦之氣以交於陰陽也上焦屬陽下焦屬陰而中焦則爲陰陽相偶之處仲景立論中焦熱則主五苓以治太陽中焦寒則主理中以治太陰治陽用散治陰用丸皆不及於湯恐湯性易輸易化無留戀之能少致和之功耳人

參甘艸甘以和陰也白朮干薑辛以和陽也辛甘相輔以處中則陰陽自然和順矣

余按晉三言中焦寒則主理中以治太陰是也乃以中焦熱則主五苓以治太陽夫五苓辛溫豈是治中熱之藥哉若用以利水當用肉桂若解太陽經邪方用桂枝本非太陽之主方觀仲景用五苓散治霍亂其非太陽之病亦非中焦熱者而晉三之牽強配耦未免迷惑後學也

赤石脂禹餘糧湯

赤石脂一觔碎　禹餘糧一觔碎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日三服

王晉三曰仲景治下焦利重用固澁者是殆以陽明不闔太陰獨開下焦關閘盡撤矣若以理中與之從甲己化土復用開法非理也當用石脂酸溫歛氣餘糧固澁勝濕取其性皆重墜直走下焦從戊己化土闔法治之故開太陽以利小便亦非法

惟從手陽明㸷截穀道修其關闌斯爲要法也

余按證治條云服湯利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是堵截之法不效卽當利小便以開太陽之氣則陽明自闔而利可止矣

桂枝人參湯

桂枝 四兩　甘艸 四兩　人參 三兩

白朮 三兩　干薑 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四升去滓內桂更

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王晉三曰理中加桂枝不曰理中而曰桂枝人參者言桂枝與理中分頭建功也故桂枝加一兩甘艸加二兩其治外發熱而裏虛寒則所重仍在理中故先煮四味後內桂枝非但人參不佐桂枝實表并不與桂枝相忤故直名桂枝人參湯

余按相傳有以桂枝加芍藥生薑新加人參湯名桂枝人參湯者然彼加芍藥薑棗以調營衛爲主

此無蕭芍而加白术二錢以溫脾胃爲主也

差後復陰陽易病篇方

枳實梔子豉湯

枳實三枚　梔子十四枚擘　香豉一升綿裹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煎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內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若有宿食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

王晉三曰枳實梔豉湯微汗微下法也大都差復必虛實相兼故不欲其大汗大下梔豉上焦藥也

稷以枳實宜通中焦再用清漿水空煎減三升則水性熟而沉梔豉輕清不吐不下必發於表故覆之必有微汗若欲微下再加大黃如碁子大佐枳實下泄則梔豉從上瀉下三焦通暢營衛得和而復病愈矣

余按梔子厚樸湯佐枳實而得吐此方梔子枳實而加香豉反不吐者可見王晉三上言用梔子皆取其上涌者非也蓋凡藥之疏通開達者其脥胃

之氣自然轉動而三焦即得升降流通則邪之在上者必從吐而出在下者必由便而去在表者自隨汗而泄也若其疎通開達之法或激之使涌或導之使下或引之而升或散之使泄仲景必參合其證因宜設法是故一味之藥或欲其升或欲其降皆藉佐使煎法以制度之非可執定某爲升某爲降也不明此理即拘執而不識通變矣余嘗用生梔子藥肆中即言是吐藥病者信余而服之安

然不吐可知藥貫亦耳習梔子上涌之言所以醫家畏不敢用皆由不明義理故也凡無病之人驟食苦味皆作嘔吐是豈獨梔子為吐藥哉殊不知苦本下降非上涌者因以苦重激之而胃氣上涌耳是故欲升欲降在佐使煎制之法不在一味之藥醫者可不知此理哉

牡蠣澤瀉散

牡蠣熬　澤瀉　海藻洗去鹽

蜀漆洗去腥　葶藶熬　商陸根熬

括蔞根以上各等分

右七味、各擣篩、合爲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七、日二服、小便利、止後服、

王晉三曰、牡蠣澤瀉名其散者、治濕取重於鹹也、蓋逐水宜苦、消腫宜鹹、牡蠣澤瀉海藻之鹹、蜀漆葶藶括蔞商陸之酸苦辛、相使相須、皆從陰出陽之藥也、酸軟之苦平之、辛泄之、酸約之、其性必歸

於下而勝濕消腫服法用散者以商陸水煎能殺人也

竹葉石膏湯

竹葉 二把　石膏碎一觔　麥冬去心一升

人參 三兩　半夏洗半升　甘草炙二兩

粳米 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王晉三曰、竹葉石膏湯分走手足二經而不悖於理者、以胃居中焦、分行津液於各臟、補胃瀉肺有補母瀉子之義也、竹葉石膏麥冬瀉肺之熱、人參半夏甘艸平胃之逆、複以粳米緩中、使諸藥得成清化之功、是亦白虎越婢麥冬三湯之變方也

燒裩散

取婦人褌近陰處、剪下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陰頭微腫即愈、婦人病取男子褌

襠燒灰服、

王晉三曰、褌襠穿之日久者、具陰陽易本無客邪、惟病人愈後蘊蓄之熱、乘虛襲入、涵逆三焦、仍取穢濁之物、導歸陰竅、亦求之於其所屬也、燒以潔其污、灰取其色黑下行、

卷九終